

蝙蝠

蔡
智
恒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06-2010年第495号

© 蔡智恒 2011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蝙蝠/蔡智恒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
2011.2

ISBN 978-7-5470-1394-6

I. ①蝙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08942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中印联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 数: 180千字

印 张: 6.75

出版时间: 2011年2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策 划: 瞿洪斌

责任编辑: 万 平

特约编辑: 何 娜

装帧设计: 朱君君

ISBN 978-7-5470-1394-6

定 价: 22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目录

C CONTENTS

【蝙蝠】 001

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蝙蝠，
飞回家看他生前所挂念的人。
阿嬷对我说，这是阿公告诉她的。
看着蝙蝠飞进来，我知道阿嬷回来看我了！

【米克】 063

“在你身边让你珍爱的动物，
可能是你前世的亲人、朋友或是爱人，
当它陪你度过你这辈子最艰难的岁月后，便会离去。”
你相信这种说法吗？

【承人之水】 123

后半段的人生，我要重新开始。
就像计算机速度变得非常慢甚至死机时，
会按下reset键重新开机一样，
我决定在我的人生中按下reset，重新开始。

【写在《蝙蝠》之后】 205

昨晚文贤开车载着我和小杰，从台北连夜赶回他南部的老家奔丧。

文贤的阿嬷^①上星期过世了，今天一大早在殡仪馆举行葬礼。

葬礼结束后，阿嬷的遗体被火化，骨灰安置在公共的灵骨塔中。

由于小杰才七个月大，家人担心参加葬礼会对他有所冲煞，因此让我这个孙媳妇留在家照顾小杰。

经过一整天的忙碌，文贤跟家人们回家后便在楼下泡茶聊天。

我坐在二楼小房间的床上，抱着刚喝完奶的小杰，轻声哄他入睡。

落地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，有别于拥挤城市入夜时分的喧嚣，这个小渔村在此刻显得十分寂静，只隐约听见蛙叫虫鸣。

① 阿嬷：台湾、福建以及浙南说闽南语的地区称奶奶为阿嬷，爷爷为阿公。

寂静的气氛突然被扰动，空中传来翅膀拍动声，我不禁抬头看了看。

只见一个灰黑色的身影正在房间内快速绕圈。

它的外形不像是鸟，应该是……

那是蝙蝠！

“呀！”

我惊骇过度，大声尖叫起来。

怀中的小杰被我吓到，也放声大哭。

我低下头闭上眼睛，紧抱着小杰，头皮发麻、浑身发抖、汗毛直竖。

耳畔响起一阵急促的上楼声，房门猛然被开启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文贤的声音很紧张。

“蝙……”我牙齿打战，“蝙蝠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我仍然低头闭眼，只用右手往上指。

原以为文贤应该会立刻赶它走，但过了一会儿竟然没有任何动静。

我鼓起勇气睁开眼睛，缓缓抬起头，只见他在我身旁坐下。

“蝙蝠离开了吗？”我的声音还在发抖。

“蝙蝠还在，不过不用怕。”他似乎很兴奋，“那是我阿嬷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不知道是因为蝙蝠还在还是文贤所说的话。

“别怕。”文贤轻轻搂着我的肩膀。

“你快赶走它呀！”

“不。”他居然笑了，“阿嬷化身成蝙蝠，飞回家里来看我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整个人呆住。

文贤没回答我，只是仰头看着蝙蝠，喃喃自语。

“对了，阿嬷还没看过小杰，她一定很想看看小杰。”

文贤从我怀中抱走小杰，让小杰坐在他大腿上，并将小杰的脸朝上：“小杰乖，别哭了。阿祖来看你了哟。”

我又吃了一惊，想抱回小杰，但双手仍在发抖，使不出力。

而小杰竟然莫名其妙停止了哭泣。

我躲在文贤背后，缩着身体，眯着眼睛，双手抓住他肩膀，偷瞄空中。

那只蝙蝠依旧在空中盘旋，似乎找不到离开的出口。

它越飞越快，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。

突然间，它改变方向朝下，直冲文贤和小杰而来。

我反射性地低下头并且不停尖叫。

“你已经证明你的声音很高亢了。”文贤笑说，“可以停止尖叫了。”

“蝙蝠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文贤说，“阿嬷走了。”

“为什么你老说蝙蝠是阿嬷？”我惊魂未定。

“你听过一种传说吗？”他说，“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蝙蝠，飞回家

看他生前所挂念的人。”

“我没听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传说。”我接着问，“你是从哪儿听到的？”

“这是阿嬷告诉我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化身成燕子或麻雀之类的鸟，为什么非得变成蝙蝠？”

“你对蝙蝠有意见吗？”

我对蝙蝠没有意见，我只是觉得蝙蝠的长相非常恶心。

有些人讨厌老鼠，有些人害怕老鼠，而我对老鼠是既害怕又厌恶。

如果是会飞的老鼠，更比老鼠可怕十倍以上。

对我而言，蝙蝠就像是会飞的老鼠。

我第一次亲眼看见蝙蝠是在念初中的时候，那时它也在屋子里绕圈。

我吓呆了，嘴巴大开却叫不出声音，整个人僵住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它突然朝我俯冲而来，在离我鼻尖大约只有五厘米处，再拉起身朝上，又在屋子里盘旋一圈后，终于找到窗户的缝隙飞出去。

蝙蝠飞走后三分钟，无法动弹的身体才恢复知觉，也才发得出声音。

我开始哇哇大哭，哭声吓坏了妈妈和弟弟。

其实我并不是个爱哭的女孩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几乎不会哭的女孩。

即使是父亲过世时我也没哭出声音，只是掉眼泪而已。

但那次亲眼看见蝙蝠，却让我足足哭了两个小时，晚饭也没吃。

蝙蝠是如此可怕的动物，因此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蝙蝠的传说，我不仅很难相信，也打从心底不愿意去相信。

“你相信这种传说？”我问文贤。

“嗯。”他点点头，“因为这是阿嬷说的。”

文贤的神情非常笃定，我便不再表达对这种传说的质疑。

文贤和阿嬷的感情非常好，因为他可以说是由阿嬷一手带大的。

阿嬷有七个孙子、四个孙女，文贤既非长孙，也非幺孙，他排行第五。

照理说他应该没有特别被阿嬷疼爱的理由，但阿嬷却跟他格外有缘。

在十一个孙子女中，只有文贤是左撇子，而阿嬷刚好也是左撇子。

大家都说这是因为只有文贤是被阿嬷带大的缘故。

文贤刚出生时父母很忙，于是阿嬷自愿要来照顾他。

婴儿时期喝奶、吃饭、洗澡、换尿布几乎都由阿嬷包办。

念幼儿园时，阿嬷会牵着他的小手上学，放学时也会去幼儿园接他。

上了小学后，他总是跟阿嬷一起睡午觉，除非要上整天的课。

念初中时，有次文贤贪玩误了时间，晚上十一点半才回到家。

文贤偷偷溜进大门，发现平常九点就入睡的阿嬷竟然坐在院子里等他。

阿嬷看到文贤后没说话，只是牵着他的手走进家门。

一走进家里，便看见他爸爸手里拿了根又粗又长的藤条，坐在沙发上。

“死囡仔！”爸爸气呼呼地站起身举起藤条，“玩到现在才回来！”

“你去睡啦。”阿嬷说。

“阿母。”爸爸说，“你不要管啦。”

“叫你去睡你没听见吗？”阿嬷提高音量，“去睡啦！”

爸爸手中的藤条微微抖动，但只能眼睁睁看着阿嬷牵着文贤的手上楼。

阿嬷一直牵着文贤的手到他二楼的房间，才放开。

“快睡。”阿嬷摸摸他的头，“你明天还要上学。”

文贤要离家到台北念大学那天，阿嬷坚持要送文贤。

老家没有火车站，文贤得先坐汽车到附近城市的火车站搭火车北上。

爸爸说孩子大了，让他一个人去坐车就好，但阿嬷说什么都不肯。

爸爸只得跟阿嬷陪着文贤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到附近城市的火车站。

在月台上等车时，阿嬷拉着文贤的手走开几步，然后低声说：“这些钱给你。”

她把一团钞票塞进他手心，“别让你爸爸知道。”

一直到火车进站，阿嬷始终紧握着文贤的手。

文贤大学刚毕业时，他和我成为男女朋友。

没多久他便带我回家去看阿嬷，因为阿嬷老是嚷着想看我。

我和文贤才刚走进院子，阿嬷立刻推开家门走出来迎向我。

“真水。”阿嬷双手握着我双手，仔细端详我全身，“真水。”

吃完晚饭后，阿嬷偷偷把我拉到院子里，拿出一枚翡翠戒指要给我。

“我不能拿啦。”我吓了一跳拼命摇手，而且这戒指看起来价值不菲。

“可以啦。”阿嬷直接把戒指套进我手指，然后笑说，“刚刚好。”

我和文贤结婚那天，婚宴结束后阿嬷悄悄走进新房来看我，说：“文贤这囡仔是我从小看到大，他的个性戆直，容易冲动，你要好好教他。如果你受了委屈，跟阿嬷讲，不要跟他吵架。夫妻是前世修来的缘分，要互相扶持、互相体

谅、共同吃苦。”

“我了解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多谢你。”阿嬷突然流下眼泪，“以后文贤就拜托你照顾了。”

“阿嬷。”我眼眶也红了，“千万不要这么说。”

我怀小杰四个月时，阿嬷瞒着文贤的爸爸，一个人溜到台北来看我。

阿嬷提着两大包的食材和补品，一进家里便到厨房忙东忙西。

“第一胎很辛苦，要特别注意。”临走时阿嬷牵着我的手千叮万嘱，“身体要顾好，重的东西不要提，不要太累，要记得吃补品。”

我只记得我一直点头。

小杰出生后，阿嬷的病情加重，开始频繁进出医院。

小杰刚满月，文贤知道阿嬷很想看曾孙，打算带小杰回老家看阿嬷。

“我现在生病，不要让囡仔来看我，这样对囡仔不好。”阿嬷说。

“不要紧啦。”文贤在电话中说。

“你不懂啦，这样囡仔会不好养。”阿嬷说，“等我身体好了再说。”

但阿嬷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因此阿嬷从没见过小杰。

阿嬷过世前的那一个月，都是在医院里度过。

这期间文贤从台北专程去看她四次，但每次阿嬷的意识都不太清楚。

最后一次去看阿嬷时，她牵着文贤的手，却叫着他阿公的名字。

阿嬷过世的那晚，文贤的手机响了，是他爸爸打来的。

爸爸说阿嬷快去世了，口中不断念着文贤的名字。

文贤赶紧叫爸爸把手机放在阿嬷耳边，随即神色凝重地走出客厅到

阳台。

“阿嬷，我文贤啦。阿嬷，你不要害怕，要放轻松。你平时很虔诚拜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来接你。要记得哦，跟着菩萨走，要跟好，菩萨一定会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阿嬷，你不要害怕哦，菩萨会照顾你。阿嬷，你有听到吗？阿嬷！阿嬷！阿嬷……”

爸爸在手机那头说阿嬷去世了，神情颇为安详。

文贤挂了手机，然后蹲下身，在阳台角落猛掉眼泪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文贤，便让他一个人在阳台独处。

那晚文贤几乎没睡。

文贤说无法见阿嬷最后一面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和悔恨。

他也相信，无法在去世前见到文贤，阿嬷一定也很遗憾。

“但现在阿嬷来看我了，我和阿嬷都不会再有遗憾了。”文贤笑了，“而且阿嬷看到小杰长得这么健康可爱，一定也很开心。”

我这时才发现，他脸上虽然挂着淡淡的笑，但满脸泪痕，眼眶也红了。

自从上星期阿嬷过世以来，我几乎没看过文贤的笑容。

他常常是若有所思的模样，偶尔会偷偷掉眼泪。

而此刻他的神情非常轻松，笑容虽淡，却洋溢着满足。

“第一次看见蝙蝠是在我念高二的时候，有只蝙蝠在家里到处乱飞。”

文贤对我说，“我猜想它可能是因为追着昆虫才会不小心闯进家里。”

文贤说他那时马上冲进浴室拿了条毛巾，然后轻轻挥舞毛巾，想把蝙蝠赶往窗户的方向，好让蝙蝠可以从窗户的缝隙中飞出去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阿嬷大叫，“还不快停手！”

文贤吓了一跳，停止挥舞毛巾。

“过来我旁边坐下。”阿嬷说，“那是你阿公。”

文贤当时的反应跟我一样，也是一头雾水，但还是乖乖坐在阿嬷身旁。

于是文贤和阿嬷便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蝙蝠在空中盘旋。

蝙蝠绕了一会儿后，突然改变方向朝阿嬷飞近，快碰触阿嬷时又急转弯，好像飞机表演特技一样。

蝙蝠飞走后，文贤转头想问阿嬷，只见阿嬷泪流满面，并频频拭泪。

文贤的阿公在这只蝙蝠出现前十天过世。

阿公一个人在田里工作时，突然心肌梗死而猝逝。阿嬷等不到阿公回家吃午饭，便到田里去找阿公，才发现阿公已死去。

阿嬷哭得很伤心，而且自责又悔恨，整整一个星期几乎不吃不喝不睡。

文贤的爸爸担心阿嬷的身子熬不住，送她去医院住了三天，打点滴。

没想到阿嬷才刚出院回家，便看见蝙蝠。

“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夜婆（蝙蝠），飞回家看他生前所挂念的人。”阿嬷对文贤说，“这是你阿公告诉我的。”

阿嬷虽然泪眼汪汪，但提起这种传说时，脸上尽是满足的笑。

“你阿公还说，如果他比我先走，他一定会变成夜婆飞回家看我。”阿嬷笑得很开心，“你阿公没骗我，他果然回来看我了。”

文贤说他原本不太相信这种传说，但看到阿嬷满足的神情与笑容，还有自从见到蝙蝠后阿嬷就不再整天失魂落魄，他便开始相信了。

“阿嬷后来还对我说，将来有天她死了，她也会变成蝙蝠，飞回家来看我。”文贤笑了笑，“结果阿嬷也没骗我。”

我想文贤打从心底相信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蝙蝠的传说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传说不可思议。

“可是这传说未免太……”我终于按捺不住疑惑。

“太难以置信是吧？”文贤说，“就像住海边的人吃鱼时不翻鱼一样，这传说其实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心情。”

“什么样的心情？”

“想要抚慰生者和体恤亡者的心情。”

我虽然还是不懂，却可以体会。

在我念初二的时候，父亲去世了，至今刚好满二十年。

父亲过世时我来不及见他最后一面，这二十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。

如果父亲也能化身成蝙蝠回家来看我，或许我也可以释怀吧。

只可惜自从父亲过世后，我从未看见蝙蝠飞进我的老家里。

父亲会变成蝙蝠飞回家来看我吗？

※※※※※

阿嬷的葬礼结束后，隔天我们一家三口便回台北。

文贤的心情平静许多，也不再偷偷掉眼泪了，我终于可以放心。

至于蝙蝠的传说，我还是不能接受，但已经深印在脑海。

问了几个朋友是否听过那个关于蝙蝠的传说。

“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会化身成蝙蝠？从没听过呀。”她们非常讶异，“吸血鬼才会化身成蝙蝠吧。”

我也上网搜寻有关蝙蝠的传说，结果跟我的预期一样。

在中国因为“蝠”与“福”同音的关系，蝙蝠是幸福、福气的象征；还有蝙蝠可以帮钟馗引路，让钟馗驱妖除魔的传说。

在西方蝙蝠则是邪恶、黑暗的象征，也是吸血鬼的化身。

不管东方或西方，没有一种传说把逝去的亲人或爱人与蝙蝠做联结。

或许真如文贤所说，那个关于蝙蝠的传说其实只是一种心情，一种想要抚慰生者和体恤亡者的心情。

两个星期后，文贤开车载着我和小杰回我的老家。

路程比回文贤老家更远，因为我老家在台湾岛的最南边。

这次我是为了重新安葬父亲的事而回去。

父亲虽然已经过世二十年了，但他的模样在我心里仍然很清晰。

父亲刚过世那几年，我常梦见他，也常无缘无故想起他。

只要一想起或梦见父亲，我总是泪流不已。

自从结婚后，无缘无故想起父亲的次数少多了，也很少再梦见他。
然而每当梦里出现父亲，醒来后依旧会发现枕巾和被单都已湿透。

父亲安葬在公墓刚好满二十年，管理单位建议我们起出遗骨然后火化。
这些年来土地越来越难取得，传统的土葬也逐渐被火葬取代。
母亲决定起出父亲的遗骨火化，再将父亲的骨灰安置在佛寺。
我回家的这天，正是父亲的遗骨已起出、即将火化的日子。
这次是文贤留在家里照顾小杰，由我弟弟开车载我和母亲去火化场。

当父亲的遗骨要推进火化炉那一瞬间，我突然跪倒在地。

“阿爸，火要来了，你别怕，要闪开。很快就好了。阿爸，要小心。阿爸，真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阿爸，阿爸……”

我悲从中来，几乎泣不成声。

“阿姐。”弟弟扶我起身，“别伤心了。”

“阿爸。”我泪眼蒙眬看着他，仿佛真的看到阿爸。

“阿姐。”他的眼眶红了，“我是阿弟。”

“哦。”我回过神，赶紧擦干眼泪。

弟弟今年三十岁了，五官轮廓与阿爸越来越神似。

“静慧。”母亲把装着父亲骨灰的骨灰坛让我抱着，“你弟弟开车，现在我们要去西如寺。以后你阿爸就在那里。”

我小心翼翼抱着父亲的骨灰，手里拿炷香，上了车的前座。

“你沿路上要叫你阿爸跟好，这样你阿爸才会跟着我们到西如寺。”

母亲在车子后座叮咛我。

“阿母。”我点点头，“我知道。”

我低头看着怀中的骨灰坛，下意识地紧紧抱着它。

时间已匆匆流逝了二十年，没想到现在我又可以跟阿爸靠得这么近。

※※※※※

“阿爸，我静慧啦。我们现在要去西如寺。那是一座佛寺，在高雄县林园乡。那座佛寺主祀释迦牟尼佛，寺里面有很多法师哦。阿爸，你以后就可以天天听法师念佛经，真好。阿爸，你一定要跟好哦。阿爸，要跟好哦。”

车子动了，我开始喃喃自语，引领阿爸跟着我。

小时候阿爸带我出门时，怕我走失，总是叮咛我要跟好。

没想到现在却是我叮咛阿爸要跟好。

记得念小学一年级时，也许更小，阿爸第一次带我到大统百货去玩。

“静慧，百货公司人很多，你要紧跟着阿爸。要跟好哦。”

我点点头，紧跟着阿爸，不敢稍离。

第一次看到手扶梯时，我吓得不敢踏上去，但阿爸已经踏上去了。

“阿爸。”眼看阿爸的背影越来越远，心里一慌便哭了，“阿爸。”

阿爸回头看见我还在下面，顾不得那是向上的手扶梯，赶紧往下冲。

“抱歉、抱歉。”阿爸一面说，一面快速闪开手扶梯上的人群。

大约还剩四级台阶时，阿爸一跃而下，然后抱起我。

“静慧乖。”阿爸大口喘气，“阿爸在这儿，别怕。”

“阿爸，对不起。”我抽抽噎噎，“我不敢踏上去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阿爸笑了，“阿爸抱你上去。”

阿爸便抱着我，再度踏上手扶梯到二楼。

“阿爸牵你的手。”碰到二楼往三楼的手扶梯时，阿爸说，“我们一起上去。”

“阿爸……”我看了手扶梯一眼，“我还是会怕。”

“别怕。”阿爸说，“你以后还是得一个人踏上手扶梯。”

我只好怯生生地伸出右手，阿爸把我的手牢牢握住。

“看阿爸的左脚。我数一、二、三，我们一起踏上去。”阿爸笑了笑，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！”

我和阿爸几乎同时伸出左脚，踏上手扶梯。

“很简单吧。”阿爸又笑了。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其实我还是有点怕，但阿爸厚实的手掌给了我无比的勇气。

我来到台北念大学后，偶尔一个人去逛逛百货公司。

当我要踏上手扶梯时，通常想起阿爸。

“一……二……三！”阿爸的声音仿佛在耳边响起，“很简单吧。”

我因此而发愣以致挡住后面的人，这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